

671.3109
074
16

第六冊

卷十五下

卷十六

藝文志二

隄氏縣志卷十五下

蓬池

魏阮

籍字嗣宗
邑人

徘徊蓬池上還顧一作回首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奔茫茫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
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
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詠阮嗣宗

江淹

青鳥海上游鸞斯高下飛沉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飄颻
可終年沆瀣安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稀精衛御木
石誰能測幽微

阮步兵

晉宋顏延之 字延年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
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痛

阮仲容

前人

仲容青雲器竇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今奏郭奕
已心醉山公非虛覲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咏中郎墓

温庭筠

古墓零落野花春聞說中郎有後身今日愛才非背比枉
拋心力作詞人

嘯臺

唐包融

延陵人

荒臺森荆杞蒙籠無上路傳是古人迹阮公長嘯處至今

清風來時時動林樹逝者昔已遠升攀想遺趣靜然荒榛
間久之若有悟靈光未歇滅千載知仰慕

七賢廟

唐朱

灣字巨川
蜀人

嘗慕晉高士放心醜沉冥湛然對一壺土木爲我形下馬
覓陳迹披榛詣荒庭相看兩不言猶謂醉未醒長嘯或可
擬幽琴難再聽同心不共世空見蘇門青

金陵江上過蓬池隱者

時於落星石上以
紫綺裘換酒爲歡

唐李白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羅浮麻姑臺此去或未遠遇君
蓬池隱就我石上飯空言不成懽強笑惜日晚綠水向雁
關黃雲蔽龍山歎息兩客烏徘徊吳越聞共語一執手留
連夜將久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酒來笑復歌興酣樂

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奈愁何明晨挂帆席離恨滿滄波
李四勸爲尉氏尉李七勉爲開封尉伯仲有令譽因美
之

唐錢起

美政惟兄弟時人數俊賢皇枝雙玉樹吏道二梅仙自理
唐堯俗惟將禮讓傳采蘭花萼聚就日雁行聯黃綬俄三
載青雲未九遷廟堂爲宰制幾日試龍泉

嘯臺

宋黃魯直分宜人

古城多瘦棘莽莽連荒臺不見長嘯人黃土空崔嵬北顧
蓬池上枯廢生蒿萊當時大梁日還望已徘徊今我復懷
昔豈不傷且哀嗚呼有遺響英靈同土灰

前題

宋蘇軾字子瞻

阮生古狂達遁世默無言猶餘胸中氣長嘯獨軒軒高情
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激越蕩乾坤醒爲笑所
發飲爲醉所昏誰能與之較亂世足自存

寄尉氏倉官王仲弓

宋黃魯直 號山谷

嘯臺有佳人元髮鑑筭珥登高歌一曲聽者傾城市門無
行媒迹草木倚憔悴人物方渺然誰能委圭幣

自尉氏南至京皆水及人脛

宋梅堯臣 字聖俞宣城人

陸行畏水深舟行畏水淺河流去時閣塗潦歸時踐事與
時相違我慙行處蹇人生莫爲客爲客此安免

題王仲弓兄弟巽亭

黃魯直

大驪七聖迷許田連城重里中多佳樹與世作梁棟市門

行清渠渙水可抱甕罌飛城東南隱几撫羣動人境要俱
爾我乃得大用烏衣之雲孫兄弟不好美木末風雨來卷
箔醉賓從事嘗超然觀樂與賢者其人登斷壠求我自歸
鴻送溪毛亂錦纈候蟲響機綜世紛甚崢嶸胃次欲空洞
讀書開萬卷謀國妙百中儻無斲鼻工聊付曲肱夢

竹林七賢圖

元虞集字伯生

瞻彼修竹下臨清流文石偃隄華松蔭邱植表界壤剪茅
宅幽梁度高巘臺隱中州方床讀書異宮同休詠歌相聞
觴豆相求或時名藥或釣游儵課藝嘉植坐思遠遊濯纓
微波看雲良疇逸而不放儼而自修泰哉沮溺邈乎巢由
按圖以觀永宜春秋孰若吾君遺其故儔糟粕塵世高跡

莊周我懷古人遜而違憂安得揮絃以招湛浮

讀阮祠宗詩

元趙

沔

新安人

明月照北林孤鴻有哀音攬衣起坐彈鳴琴憂思徘徊獨
傷心可憐堂上生荆杞空自繁華燦桃李種瓜寂寞東門
外採薇悵望西山址芒屨雲歸大澤空後五百歲無英雄
窮途痛哭誰知者沉酒狂言元自公

雞鳴城詩

明何景明

雞鳴城中滿樹霜青樓旭日照流黃鳴箏錦色秋塵裏玉
雁金蟬共一行

蔡家莊蔡邕故宅

明王昕

才華孝儀寇當時砌畔曾生連理枝三日三臺何烜赫一

成一敗更參差辨琴爲道江南跡捐館徒興北海思我亦
從來慕英俊不知故里在蓬池

栢林

明王沂翰林學士

兀來冰雪苦相侵衆木彫殘見栢林留取根株歲寒在雲
霄直上到千尋

尉氏八景九首存一

明王昉

甘泉風味勝溫泉柳陌晴拖萬縷煙蘭若晚鐘聲歷歷康
溝夜月色娟娟蔡邕故里狐踪亂阮籍高臺雉堞連西眺
栢林繁雪處蓬池八景賦應全

尉氏詠古

迢迢尉氏古封疆溱洧河流繞栢岡致仕始從韋相國工

書重羨蔡中郎蓬池歲久溫泉歇龍井天寒聖水香漢世
名公遺塚在至今高致數嚴光

又

李昌祺

駐節尉城望八垓山川荒樹畫圖開寒烟夜鎖岑彭塚明
月重來阮籍臺歇馬營前多一壘看花臺上久生埃吁嗟
往事皆塵跡惟有桑麻遍野栽

尉氏道中懷姚方伯王憲副

胡纘宗

行臺上在白雲隈下有黃河曲曲來廉訪風恬元鶴唳藩
垣日暖紫薇開請看王旦延東壁卽喜姚崇到上台竟日
晴軒對嵩嶽好攜瑤瑟倒金罍

登尉氏院小亭用可泉韵

詹榮

誰結草亭小院隈南薰清晝快吾來故添槐樹團陰密更
喜葵心向日開何日遨遊償五嶽老年勲業有三台巖程
獨愧臨邊使逸興那能盡此壘

尉氏北上

春日驅車出尉城隔堤深樹自啼鶯顛狂柳絮風吹落紅
白桃花雨作成晉代風流悲阮籍夷山岑寂憶侯生獨憐
武穆祠前草滿目能牽吊古情

尉氏城樓秋詠

劉鉞

秋來景色更如何滿目閑愁感慨多梁苑北瞻層樹木秦
川西望阻關河高樓空動雲霄興矮屋難禁歲月多揮筆
有懷書不盡十年遺笑月中娥

阮籍嘯臺

劉廷誥

尉郊春雨浥輕塵登眺臺端眼界新
薊北山河先萬國關中雲樹渺三秦
苦無佳句驚人目定有微名繫此身
爲愛勝遊思阮籍頻傾杯酒醉烏巾

城南山莊二首

孫春

流水高山一曲琴興來何處是知音
杳無賓客論興廢賸有漁樵話古今
東作西成聊適意南來北往不關心
逢人欲問功名事天外浮雲度遠岑

幾年不見落陽花夢裏懸懸憶小車
着屐看山過野寺杖藜沽酒到隣家
九天捧日心逾壯七袞歸田鬢已華
回首西風問消息半生清苦是生涯

嘯臺

李夢陽

號崆峒

陽翟看山二月迺蓬池登嘯九天開晚立長風搖海色東
西日月照孤臺

萬古春城碧草環蒼臺只在白雲間竹林北望風烟動寂
寞蘇門更見山

白日紅雲拂地流醉鄉吾亦步兵遊登臺左盼黃河轉綠
水紅波不盡愁

雙烈歌

胡九功

翠蓋亭亭古雙栢眼底無人識高節風饜雪虐保貞蕤聽
聽我長言寫雙烈烈女兒雙薜華李桃空燉蓬池涯啣
啣唯聞木蘭村盈盈不濯夷光紗綠林忽從薊北起轉戰

三川猗莫比密藏纓帶懷袖間其姊先縫妹亦爾共矢難
逃不受污遘危獨有死而已一城斗大忽被圍哭聲振野
殷其雷男子乘城婦人餉母兮餉父去未歸門外訛言城
已潰二女相看珠湧泪各探素練梁上懸可憐白璧閨中
碎孤城不亡粲者亡母歸叫天天蒼蒼季女何心問青史
達人幾曉炊黃梁高官未肯竭肱股大將誰復膏疆場從
容堂上風霜凜止水亭邊日月長猶餘改面圖富貴豈期
弱質輕泉鄉身雖短折名則永電泡無庸髮種種嵩河流
時老天中巋然不羨祁連塚

寄阮行人

何景明

夫子風流士高懷近若何張騫能奉使阮籍自行歌文字

留中岳樓船渡大河梁都看不遠枉駕幾時過

陳氏耕讀堂

李夢陽

李密曾橫牛角書倪寬何事帶經鋤
輟耕不爲看鴻鵠閉戶多應辨豕魚
諸葛南陽空有宅子雲西蜀已成廬
思君欲放山陰舸載酒談農問卜居

七賢詠

胡畧

爰漢未欲燼巷職秉國成清議禍鈞黨
奚啻秦儒坑當途既委轡典午鋤羣英
明喆俱鼎斧埋照於達生鄙吝笑壯士
糟粕視六經七賢與八達陳充流艷稱
故取驚流俗乃獲完身名嵇阮兩遭譖
鍾會真青蠅乃知竹林輩修短俱難憑
冬春螿土穴回首蘇門青

尉繚將臺

恒麓居士

六國連雞倚客存登臺握算運籌新捐金反間諸王據堪

惜天官佐暴秦

天官繚經篇名

繚居雙臺

臺中粉黛久銷沉臺下埜花歲歲春登眺莫嗟雙阜土咸

陽帝業幾更新

岳王兵窖

誓擣黃龍醉朔方隣闔窖壘隱戎行誠王野戰知王勇豈

解如神九地藏

岳王中寶村

兵農安業樂輸粟不減諸葛屯渭時矯詔班師今古恨每

經故壘動悲思

阮籍嘯臺

郭子直

龍性不受繫窮途漫自哀身名辭黨晉事任遠脚盃林下
久無竹城頭空有臺東平風景在策蹇幾人迴

嘯臺

李化龍

積水平林四望開誰能長嘯更登臺清狂不散窮途恨禮
法寧容玩世才廣武天空雲黯澹鄴城人去鳥飛迴悲來
欲下英雄淚蕭颯秋風萬壑哀

嘯臺吟贈呂元韜學憲

公鼐

我往秦關沂伊洛驅車遍遊梁汴間淒風涼雨日相送刻
期千里嘯臺邊嘯臺臨城秋望長河流郊樹晚蒼蒼羈旅

無儔惜憔悴，俛仰今昔懷。悲傷古道悠悠，連曠野座中誰。
可與懽者繁華零落，付東流。梁園花竹不堪愁，莫辭白髮。
羞明鏡已覺新寒，憶敝裘公子開筵近。重九藜菊修篁間。
衰柳凌虛揮袂，且酣歌爲澆磊魄。逃於酒放達無如阮嗣。
宗令人企慕，稱游龍今日追攀不可得。顧瞻空仰景山松。
喜君爲我成宅相當年，曾共青藜杖。駐節傳經，遇浚郊感。
時憶往兼欣，悵龜勉修途。競寸陰撫劒看雲論，素心紅塵。
且莫嗟萍跡青眼何殊，在竹林歌且吟。慎自愛會見一飛。
冲青天寧與鸞鷲爭蓬艾。

喜呂甥九如學憲相遇尉氏

前人

使節西來洧上亭，知君鄭重此占星。封章左掖勞虛佇，文

憲中原籍典型平子孟堅推作賦義圖箕範聽傳經若爲
未倦遊梁意更問睢園路幾程

舅氏公官論冊封 秦藩取道汴梁歸里余正較許昌
士畢回省相遇尉氏同酌嘯臺時九月九日

都門呂邦耀

函谷旋車日繁昌畢試時重陽冠蓋集千里舅甥期雨爲
登臺歇花因候節遲碧山紅樹下珍重得新詩

贈節婦

靳於中

栢舟何汎汎中流靡所依藁砧豈難殉藐諸遺當誰熊丸
勵腹笥文采翩陸離揚聲正及旦奮翼棲華池黃扉旣在
望白髮始參差顚情動明主表里貽芳規初筵盛朱履祝

言每百祺猶傷長逝者苦樂非同時當戶故如綫蔚起森
孫枝乃知匹婦諒溝瀆徒爾爲

嘯臺

誰謂先生往鬼峩儼舊臺霜林風乍緊暮靄嘯初開撫運
縈多恨全生寄不材幸逢明盛世率駕未須哀

嘯臺秋月

靳標嵩

雉堞千尋快御風漸來秋色滿墉東酒香醉聽空林鬼月
冷淒其號野鴻妬世有臺人自古廻轅無路道何窮清狂
誰說如埋照皓魄寒烟一嘯通

贈王子厚翰林早朝

籜葵鷺鼓開春曙海色紅雲醉碧桃花霧已沉鳩雨濕爐

香細逐燕風高金堂自照三珠樹玉陛恩深五鳳毛好譯
龍書勤獻賦鸞坡今日重揮毫

贈吳公達將軍

日涉園成景物多門開曲逕盡烟蘿將軍歲月棋爲部詞
客風花酒作魔抽水芙蓉君試劍臨池筆墨我籠鶯相逢
猶重百年約不覺顏紅已醉酡

癸酉七月同李子昭年翁陪王明府南關水閣觀蓮卽
席命賦

水閣涼生六月天乘風避暑快鳴絃酒傳漢掖金莖露香
接華峯玉井蓮逶迤柳陰來箇箇平欄荷葉布田田使君
高興催詩急未許停雲頭上懸

錦屏山

佳氣浮青嶂嵐光鎖絳幃高山別有調應譜處琴徽

有客卜居嘯臺下感賦卽贈

嘯臺秋雨助淒清阮籍窮途事未明而今臺下客離
騷讀罷淚縱橫

吳公達畫像贊

奕奕丰姿昂昂氣宇爲玉爲金式規式矩淵乎似有道之
宗恬乎執元德之府琴書在御而文炳如虎緩帶輕裘誰
云不武錫爵建牙分疆水滸孔懷致遠齊美吉甫誰其圖
之神在阿堵

吳公達竹杖銘

視履考祥維爾多節允矣君子無蹟無跌

題至德侯秦伯遺像吳公達世系始此有古圖係唐代

吳御史少微所遺

新標嵩

泰伯何皇皇分胄自西京居仁而由義達理以通誠維德
在不顯遁跡遺華榮三以天下讓至哉稱無名開基臨江
介建土陪壘荆我來觀遺像龍準耀星精被服多綺麗貫
玉飾簪纓誰云必斷髮志事乃分明古來賢聖人詭跡重
獨行所以孤竹子萬世懷其清勗哉有吳裔世世振家聲

題少微吳公遺像

吳公達世系有圖

新標嵩

君不見左臺御史吳夫子敢批逆鱗不畏死清風凜凜楮
毫間金泥半彫團花紙峩峩翼善聳冠峯朱衣象簡列真

容品如華岳身峻嶒落裾折檻氣猶雄建事功立大節圖
書千秋永不滅神龍紀年爲信史官勅大寶黜如鐵讀書
我欲識古人紙上隱隱見風烈

贈梁埜李孝廉同年

靳讓

鎮日窮經下董幃養成道氣足風姿四書指遠深窺奧百
氏言厯細析絲憤樂相循忘歲月饑寒不計絕奔馳愧余
同譜稱年友寤寐芳規是我師

蒙賜

御書萱庭春永四大字感 恩恭紀

靳讓

將母宦遊來諭日承

恩行在細詢年萱庭春永邀

天賜喜得人間算益綿

阮太冲邀登嘯臺

明張民表

中牟人

醉領步兵意扶人也上臺荒城留古魄豪士竟深杯白眼
藐天下清風隱後來臨河笑豎子廣武並悠哉

金陵賦送靳爾彬還尉氏嘯臺

明陳元素

字古白長洲人

郭趺光照濟江來温靖心懸計日迴揮塵微言參老易操
觚投藻挾鄒枚魚龍濠上窺人渡山水滌陽傍馬開妒爾
到家朋好聚嘯歌時踏阮公臺

張明璉以元辰自尉氏至白門喜極賦贈

陳元素

一飲屠蘇興已乘恰逢元夕至金陵青留老眼貪山水健

縱閒身問友朋擁路香塵干市酒挾江華月萬家燈奇遊
天亦資春早不待東風始泮冰

重登嘯臺

汪元范

新安布衣

孤臺依荒城迴立浮雲際遙分峻極色近映昭峽勢岡陵
周疊繞河水東南逝俯仰列雉間郊原倏開霽古池堙爲
陸修竹蒼烟翳空存往者名屢易人間世清嘯無餘音窮
途有悲涕千秋遺跡在堪疑游客睇題詩亦陳迹歷覽經
幾歲悵矣後來期茫茫難早計

懷古

梅啟元

邑諸生

嗣宗臺上滿青苔遙睇荒疇百里開白眼竹空人已去丹
梯城在客還來落暉何處山嵐近皓月堪遲鸞鳥迴狂跡

只今多不絕蘇門廣武幾回猜

尋蓬池故蹟

汪元范

城邊耕牧地云是古蓬池無復洪波淥猶令蔓草滋人嗟
陵谷變名在古今疑欲覓千秋蹟文留道上碑

水黃村

阮漢聞

號太冲

白茅崗上族雲征沐葉鳴條撼撼聲絕似不毛從水竊翻
嗟有滄悞秋耕七十

唐人作平聲

二候都愆序三百六旬誰佚

生王屋天壇新格鬪石壕頻點過河兵

燕子陂蔡相公祠蔡被召西入關門人阮元瑜輩祖道

于此

向傳半碑今亡

中郎伏臘故多祠此地雲埋祖帳碑歸痛陳留圖像日去

愁郡塢菜宮時桑鳩雨坐桃花岸秧馬烟馳燕子陂竹黨
桐孫如有恨沙風颭颭幾紛披

同許子久馬開先靳昂陪陳令君賞蓮于南關之觀音閣

仙令家隣太華巔倒扳玉井醉芳蓮從拖綠綬驅車遠似
擢青泥帶露鮮一鏡粧明香阜月八琅響落闔城烟魔軍
已避清涼國慾界人登第幾天

嘯臺觀水

風箏月椽護嚴更誰復琴言答鳳簪暫活文心宜閱水未
迴殺運怕論兵天垂斷續沙相質樹寫槎枒鷺不驚肯識
壞將屏障意騎驢端合返東平

東寺觀水

嵩行蹴水水東傾三十六陂幾囓城遂有群鷗圍畔舞怪
無小舸鏡中行雲開日月生空觀天繪林沙答勝情猶有
食清奔賞意輸他鍵戶學無生

勘水災

劉儀

關心民事歷封疆舉目窮簷亦可傷繫馬暫停畚石寺沿
邱行過蔡家莊狂瀾衝岸堤防斷巨浸成湖黍稷荒寄語
雲師平雨澤莫將淋潦作民殃

審查流民

河南右
布政 歐

民流無定處風烈震寒郊狡兔藏三窟慈烏占一巢水花
生淺水古木響空梢稅斂何時薄深山盡結茅

論治民劉大用

劉儀

院前院後盡栽花想是河陽第一家
試聽邑侯分付汝好求田地種桑麻

邑東九女塚

沈荃

溱食曾經浪拍天邑居仍訝潦成川
雙輪沒渡虹藏處九女幽妝鏡儼然
繙匣夢殘何代土莊賸催改入秋蟬
何如鹿唾牛宮酒且醉迷鴻促緯綱

戊戌人日後四日登嘯臺

沈荃

華亭人本省巡道

阮公已千載高臺何崎嶇荒城臨四野
萬象鬱以森我來登層阿夕陽散暹岑
天氣吹颺颺恍惚鸞鳳音冥思既有
託高寄不易尋三復詠懷篇沉吟傷我心

蓬池更定八景詩

有序

蒲陰高桂

不佞

應務之暇披覽舊志中有八景之名曰蓬池溫泉蔡邕故里蘭若晚鐘康溝夜月柳陌晴烟阮籍嘯臺栢林繁雪聖井甘泉竊自幸邑雖陋饒此盛概差可遣懷耳適歲逢戊土三春亢旱來牟欲枯田曠懸耒跋涉陵坡徧禱郡祀旋物色所謂八景者而半屬烏有矣因嘆書難盡信誠然哉及奉文清地足歷郊原日極古蹟頻逢靈異始信景自有真特不遇慧眼耳隨因其舊增之以新存其虛易之以實更定八名以備覽盛者之題咏焉詩列於左

朝陽穠花

遲遲煖日映沙黃草色含青花繞岡詞客莫嗟林栢盡遐

觀儘可佐詩觴

嘯臺清風

千秋眼界更誰扳
臺迥風清暑月寒
遙望蘇門聞籟遠
依稀鳳嘯白雲端

康溝霽月

雨霽秋濤月滿溝
浮牛沉斗抱城流
滄桑疊變惟池水
一鏡清光射戍樓

錦屏玉雪

數里綿亘屏橫開
六花飛錦舞鋪來
吟詩豈必灞橋雪
作賦還須靈運才

聖井甘霖

南郊二十里
時旱謁廟

斗落龍潛閱歲年寒泉古廟草芊芊特來禱雨非閒玩舉步唯呼雲漢天

溫泉古跡

北門外半里許

蓬池自昔地靈奇泉勝華清入賦詩凡井於今何處覓爲陵爲谷不須悲

阮廟唐碑

邑東五十里村前有廟

狂留廟古邑東陲並祀蘭朋共酒卮林下雖無當日竹廟前猶有峴山碑

蔡祠茂林

邑西三十五里弟子阮瑀祖道處

中郎赴召此留連遺像荒祠林蔽天曾覽邑乘識阮瑀撫今友道憶昔賢

尉氏道中聞高邑侯惠政

盛朝組

平蕪三十里頽壘昔民居雞犬聲何杳村烟望轉虛
餓鳥啼槁木羸馬度荒陬幸有賢司牧循良積可書

其二

征馬凌晨發蕭蕭畏朔風寒沙連草白遠樹着霜紅
舉目堪長嘆愁聞賦小東邑中有衆母集澤此哀鴻

自汴赴許途中作

陳維崧

晨發大梁城薄暮次尉氏荒達蔓野蒿頽垣漾清淚
溝澮浩縱橫墟落半傾圯縹馬駐野田據鞍百憂起
末流處實難亮節人所鄙持此硜硜懷長爲客游子
躊躇復何言愁

經阮公里

登阮步兵嘯臺

柳花撲尉氏殘雪光
皚皚歇馬城東門
登臨此高臺憶昔
典午世俊仰增悲哀
先生鸞鳳音適然
凌塵埃我生千載
後此地傷遲來
阮曲不可見
蓬池安在哉
吟罷咏懷詩
黯黯色歸青苔

春日封植韋丞相墓

盧鑄

薙草平林問古邱
墓田一畝幾千秋
縮茅曠代闕中使
駐馬何人拜道周
舊隧原邊樵定識
新梧塚上雀爭留
魂歸還辨石壇路
細雨梨花起暮愁

又

張翀翰

入春猶見草芊芊
傳是韋公舊墓田
鴟叫狐眠非一日
松

摧石爛已千年
蕙繁寂寞清明雨
封樹徘徊薄暮烟
陌上行人誰駐問
綠楊深處望鞦韆

三亭懷古

劉涯

高峯鼎峙古巘疆
隔代猶聞說戰場
謾松濤千壑雨飄
飄柳絮幾林霜
門通大道列邊戍
亭築平臺寄徜徉
范叔入秦經此地
嶺頭夜月總蒼蒼

壽王伊璜

藝菁園石刻

魏象樞

曾識先生一面初
迎人道氣滿衣裾
行年五十傳家學
願讀中州橋梓書

嘯臺落成借賓從登覽有作

甲戌孟夏臺在東城上

施義爵

城上有高臺新立浮雲衢四望豁胷臆幽芳禱平蕪人家
春樹中晴烟靄桑榆修篁碧萬竿茂林今已無斜陽閒古
道極目心躊躇黃埃何漫漫車轍何區區人生一不慎舉
足皆窮途長嘯發悲響煩膺聊且舒醉者長已矣猶爲醒
者模一臺有興廢萬事多榮枯前哲旣不作後來安可愚
俯仰慨今昔千載猶斯須清風誠可懷母乃嗟凡夫

廢園

舊名小教場尉繚子
演武處在東城內

綠楊郭外風飄絮落日蒼蒼天欲暮獨上城東有廢臺云
是將軍鍊兵處麥隴禾塍春復秋積翠空林靄烟霧農家
收穫趁新晴比戶歡呼聲若怒
時已廢爲麥田雞犬悠悠
內有民居樹木
意態閒皓首不聞兵草怖憶昔尉繚曾說秦未見勛名誇

武庫應侯罷去武安死奇謀自昔遭奇如雨覆雲翻巧詐
紛險巖至死不知悟

聖朝尙德不尙力蕩平四海皆王路設險重關武備修千
櫓何曾苦邊戍漫嗟遺蹟特荒涼今古茫茫不知數

遊七賢寺

在石桂峯寺後有大塚云阮嗣宗葬處予清
版籍遺此見所塑遺像皆武勇袍笏無瀟酒

風流之意殊非竹林本
來面目也作此紀之

同上

七賢不可攀徑過七賢寺鳴鴉歸晚樹夕陽欲西逝寒風
洒然來落木空庭墜竹林無片葉蓬根鎖階砌進步禮遺
容風流頓殊異大阮居其中餘悉坐以次袍笏列森森冠
裳儼朝製武勇既不倫金碧轉無謂啞然一笑生嗤彼拙
工技緬懷賢士風千載猶高致濁世避污辱蕭然雲水意

如鴻不可弋如龍不受制豈無功名終亦少塵俗累胡爲
紺宇內僅作土木飾諸賢若有知去去無復憶跌坐太息
久出戶復凝睇萋萋衰草間摩挲孤塚峙俯仰吊嗣宗碑
碣無一字古栢生其巔鬱然有真氣賢愚無復論一坵身
後事今昔同此情無煩獨悲涕

雨後省畊

同上

兩月驕陽弄欲枯喜逢甘雨類醍醐澤含萬穗生機茂潤
滿千郊樂氣舒嫺婦饁餘喧笑語老農歌際亂畊鋤栽培
上帝恩原厚敢謂桑林禱不誣

其二

志喜何須喜雨亭熙熙餘潤遍郊坰新禾綴露盈疇碧遠

岫和烟入望青俗掾不嫌催賦拙蒼黎何幸樂家寧道傍
勸語驅牛客莫近諠譁長吏庭

得亦韓書

仝 軌

蓬池張子古之人師門愛我如天親三帖慙慙肘後方更
屬雷生戒怒噴恐余一旦襲長夜咸平不得陪詵詵伏枕
詩成一流涕字欹墨沒傳子孫君不見荆花棘萼滿天下
何人吹出此篋壙

送芷江令張伯荀致仕歸里詩

董思恭

云去去在卽欲留留不得握手亦何言我心殊惻惻憶作
沅州守匡襄借君力吏治稱練達黔麻都矜式每於上官
前薦剡不少抑指日期峻擢庶展鴻鵠翼夫何青蠅來貝

錦巧爲織遂以一青掩正水沉雲黑只今晤長沙南轅轉
向北遙望尉繚鄉道里素熟識土肥而泉甘十畝堪棲息
况有麒麟兒頭角殊岐嶷課耕且課讀曠然其何極試看
岌嶮峯母乃憂傾側人生行樂耳豈關通與塞顧茲故人
情長吁動顏色掇筆贈短章淚漬數行墨數行百年交無
使蠹魚蝕

三亭岡懷古

沈 荃

忍垢西秦去果然成大功始知天下士祇在布衣中風雨
函關合雲山絳闕雄登高無限意懷抱古今同

永定樂變詩

張 範

我

皇御極丙辰歲臣範守澧分牧符先是有苗棟

王命顛痞尙稽犁庭誅

楚人呼匪苗爲顛又曰痞

維澧實扼永辰要荔糧藜

韃紛轉輪荆襄施宜在北鄙妖訛風鳥相協扶將軍連帥

正犄角敢踈邊防逸鼠狐其時詰戎大楓口籌楛鑄械綏

四隅豈料彈丸忽生變封豕遠結熊與羆買香賣綾入城

市誣期先向蘭江趨我聞警報兼程至男婦竄奔聲號呼

孤城兵弁調已盡

永定營弁兵已先調赴大營

洶洶之勢未易圖樞柳

西界接恩鳳

恩施來鳳教主易金龍等巢穴

狼狽依附無岐途劊以深溝

鍵後戶滋蔓已斷根與株樊

孝廉生松丁生

太學熊生州同皆傑

士計收附翼兼魁渠奸衆紛紛烏獸散一邑民始安耰鋤

臨民失道民罹法敢以茲役煩

聖謨聞於大吏下廉訪臬其首惡有其愚故人在署識顛末濡
毫記事昌黎徒羊續仁勇愧非倫使吾讀之心齟齬

重修嘯臺序并詩

劉厚滋

阮嗣宗豪傑隱君子也世顧謂之癡謂之狂又謂之方外
士過矣當魏晉之世名士少自全獨爲世重者稱七賢觀
史於嵇康曰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遂爲竹
林之遊於劉伶曰與阮籍嵇康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於
王戎曰竹林之遊亦預其末於阮咸曰與叔父籍爲竹林
之遊大都以籍爲主也夫七賢爲時重而籍又爲七賢重
蓋其不夷不惠全真而遠禍者豈斤斤禮俗之士能窺其
微哉史稱籍事母至孝守身孝之本也時旣不可爲則愛

身爲至要矣故曹爽之召叅軍也以疾辭文帝之求婚也以醉辭鍾會之問時事欲中之罪亦以酣免其疾也其醉也有托以全身恐虧體以辱親也特以生當中土容貌瓌傑爲當世人表不得不溷跡等夷猥自枉屈東平小試步兵願爲發言元遠口無雌黃若隱若見之間令人莫測淵深而翱翔乎區宇蓋其明哲知幾卽人望如蔡邕亦若遜遠識矣夫人生有幸有不幸耳使籍躬逢昌時遭際明聖以命世之英與人家國夫豈不能雍雍幹濟抒宏放之志以照耀古今而乃觸處危機動罹世網聊效箕子之佯狂獨向窮途而一哭其用心之苦亦大可哀觀其賦豪傑詩著大人先生傳作詠懷詩八十以見志其品其識迥出尋

常萬萬而或以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日時無英雄使豎子
成名之語爲大言欺人豈知嗣宗者哉迄今嗣宗已往二
千年矣尉城東隅猶存嘯臺遺址予每一登臨輒慨遭時
不遇猶肩癡狂與方外士之名也因綜其顛末特表曰豪
傑隱君子先生有知其白眼我乎茲以修城之役重加新
葺同人各有題詠爰書此以弁其首

宋之睿

魏晉之間事顛倒與其哭不如嘯百哭窮途人不憐一嘯
驚天衆稱妙公在罕知音公亡成絕調賸有一臺尤兀傲
我從千載憑而弔不聞嘯聲只聞鴉噪臨風空想猖狂貌

凝移隣甕詩臺中靈爽或將青眼照莫痛哭且含笑再挈

劉伶共臨眺

湯若壽

世事屢變遷臺勢獨高敞古人不可作攀陟動遐想山川
昔猶今烏兔來復往颼颼遠風發縹緲浮雲上所以狂者
心長嘯足怡養年豐人意樂野曠天籟爽調調與刁刁千
載嗣遺響

湯朝棻

七年分鐸阮公臺此日登臨氣象開四望川原澄霽色清
風若爲使君來

憑眺高臺萬慮空浩然天地想遺風千秋無限悲歌意都
付先生一嘯中

王茂森

一嘯凌雲出世才遺風杳矣剩空臺思君不見長相憶那
得先生去復來

韋寶穀

古來丈夫多不遇後人猶識放懷處岐途洒涕幾千載嘯
臺峙堞屹當路魏晉之交頗有人步兵卓然標雅度此子
才大直包天其奈時窮無所措身獨冠七人賢歿猶爲千
秋慕大抵勝地賴人持珍重愛惜相扶助賢哉劉侯宰是
邦特鳩工匠表寒素蔓草荒烟麻舊規瞻仰紛紛跡如鶩
天臺仙客倘重過青眼應爲賢侯顧傳之不得存乎人草
木同朽不知數沒世不稱君子疾撫膺五夜益滋懼

鄭環

萬古茫茫一大禪笑同
蟻虱住乾坤蘇門始肯親
相訪帝室猶難與結婚
百斛濁醪聊自註千秋狂跡任人論
我來欲聽先生嘯把酒城頭月滿尊

孫長安

東門城外雨瀟瀟
賸有荒台半寂寥
嘯傲風高留勝跡
登臨人至話前朝
平疇百里迎青眼
古塔千尋透碧霄
惆悵半生行脚遍
到途窮處總魂銷

吳坦

城上高臺接太空
阮君曾此傲羣雄
一生未易舒青眼
千載猶疑吐白虹
只合鳳鸞鳴世外
不堪蟻虱處禪中
登臨

無限低徊意野樹蒼茫夕照紅

劉學孟

荒臺數仞峙城東魏晉名流嘯此中
亂世全身惟醉好平時愛哭爲途窮
眼分青白英雄小率性猖狂天地空
我輩登臨增慷慨放懷千載仰高風

劉學豫

天生青白眼遺世而獨立長嘯一聲高
魏晉誰與匹

陳保淳

參差雉堞敞莎廳中有當年處士星
多少往來臺畔客幾人白眼幾人青

阮步兵嘯臺

姜玉書

濟世宏才說阮郎生逢典午任踈狂乾坤禪風成高蹈富
貴浮雲托醉鄉一斗懜騰天應小七絃幽咽意何長登臨
惆悵人千古漠漠寒烟下夕陽

水調歌頭三首并序

至正乙酉冬十二月既望余偕憲掾劉耀卿王敬忠江朝
彥分憲至邑偶得子敬弟家信及友人李仁仲見寄招隱
水調歌頭倚歌奉和用寫所懷以紀歲月云魯人兀顏思
忠子中父書

白雲渺何許目斷楚江天省風大河南北跋涉幾山川手
線征衫塵暗鴈足帛書天關恨入短長篇青鏡曉慵看華
髮早盈顛嘆流光真逝水自堪憐明年屈指半百勲業

媿前賢霄漢驂鸞無夢桑梓歸耕有計醉且付高眠寄謝
鹿門老待我共諉元

至正庚寅春二月旣望備員河南憲僉白雲山翁按泊
郡分司借憲掾田文煥李元亨劉漢臣分司至邑奉
和前憲副兀顏子中水調歌頭韻

憶分司時節秋雨正連天官路滿篙流水舟楫渡平川陌
上漫漫泥潦陟遠馬瘡人倦堪賦去來篇雪冷梅花萼春
早綠楊顛 問東君春幾許爲君憐浮生恍如蝶夢栩栩
羨高賢客裏漸磨歲月兩眼青山圖畫松翠看雲眠安得
王喬術飛舄頗通元

滿江紅 石刻存 文廟吳六瑾書

吳六瑾

蓋數椽茅屋共嘯傲明月清風翠烟籠竹靜坐洗開名利
眼醉眠常飽詩書腹任粗衣沒飯度平生無拘束 清晝
永尋棋局深夜靜彈琴曲算人情似雨翻雲覆到底淵明
歸去也依然三徑存松菊笑卞和未遇楚王時荆山璞

--	--	--	--

與許雉衡

諱可徵字子久號雉衡見鮑烈

斬於中

恭喜令弟令郎俱登高選德門盛事里人設之以爲榮想
門下多市趙酒飲八斗而醉二參樂可知也僕前書曾云
門以外塞耳不聞迂執之人今不減昔雖然此非好爲迂
執也入山旣深不得不與世故相忘耳夫青蠅之口可忘
也蝸角之名可忘也若夫生平無半面之識杯酒之歡而
用情冷落如令師公周老者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乎至於
蘇父母不棄敝屣大君子雅念綈袍逢人項斯破格推轂
此又與不任德受不任感若忘若不忘也公其謂我何新
邦君茹蘖飲冰作事精細真一邑之福星也進賢受上賞
公不得南向讓三西向讓再矣科舉增數僕上年所百計

怨之曹公緩頰而俛得者今復失之惜哉幸高父母慷慨
力請機會可乘如門下不愛片言爲九鼎則事濟矣此係
公舉勿以竿牘爲嫌也

與邑庠張門人 名洪祥

靳於中

前日見教磚城改驛是役也乃吾縣千百年之大利大害
心大利大害必非常人能見之必非常人能爲之夫非常
之人安敢過望於人人哉 不佞 前年迂議歛怨甚多方鑒

覆車豈效馮婦大都改驛猶小磚城爲大以天道人事窺
之此舉業已晚矣如不肯信姑待三年今日戮力同心永
爲室家之計也唯諸君不然而玩災樂禍同燕爵之處堂
也亦唯諸君雖然 不佞 忝列縉紳邑有盛舉而蔽不上聞

其辜滋大會須司府本縣覲旋過真定時當亟力面請期
得其當以報耳勿次早復并煩致意闔邑諸大君子

與張撫臺

靳於中

前承大貺漫作報章想已徼聞於左右矣仰體清嚴不敢以私請邇者邊事震驚卧不帖席輒陳數款聊佐一籌說者以越俎爲嫌然同舟之中安危與共杞人之慮誰無此心况老公祖保境勤王虛懷延攬豈禁芻蕘一得而不使之上聞哉茲因脩賀請教以後不便煩瀆至於迂濶之談有當機宜否亦非所計也統希汪度照涵伏楮可勝悚仄

計開

一修保障承平日久所在無城卽有不過數尺土壤可跨而踰也倘兩河內外俱憑堅城賊安敢正目而視哉至於敵邑密邇省南亦大梁之藩籬也十年以來

中兩議

磚城僉謀已就而一二阻撓畢竟未果今望台臺通行
闔省築城濬池有能易土爲磚者聽不然姑行府屬左
右幾縣以附近築城爲名中願竭力從事焉不動公帑
絲毫而倡義約衆半年可以報竣倘蒙俞允是百萬生
靈之福也伏候台裁

一備河防大梁四爭之地也週圍無高山峻嶺之險所恃
者唯黃河一衣帶水耳今賊雖在遠鋒不可當倘越關
隘卽門庭之寇矣意者諭令行河使者相其要害約其
道途或五十里或三十里修建墩堡設置器械爲沿河
防守之計如無可虞備之何害如有可用倉皇無能措
手矣此規模當籌度者也

一安援兵敵邑通途也常見援兵經過擾害不可盡言有奪人牲畜者有搶人飯食者有淫人子女者手挾利刃莫敢誰何動曰與其死於敵孰若死於此人爲恐嚇忍死吞聲此猶其小者也萬一有不軌之徒明執利刃借口官兵或打劫富家或徑搶倉庫將何以禦之細推其害皆由縱之挾刃許其穿城故生不肖之心耳意者行文該道凡援兵入境該將官盡收兵器捆載另行本兵不許身持寸鐵而又禁其穿城但諭令城外多搭棚廠安插店房務使得所庶軍民可以相安矣如客冬新鄭大變正爲嚴鑿假令空手無刃懦夫可以相抗卽逃走且不敢而況於傷人乎

一計募兵年來募兵并不言安家如何行糧如何募之方法如何以致小民驚駭有逃者或有匿者或有自縊者此起於奉行之未善也愚以懸賞招募甚非計蓋招募亦有應募矣其應募者多游食無籍之徒騙銀到手登時花費他日不半途私逃則脫巾鼓譟亦何益之有哉外此唯有簽報里下一著愚以簽報更非計蓋簽報宵小爲政拿廢放李其勢必至人人自危激變地方民何以堪之萬不得已無如勸諭里下隨便舉報猶爲彼善於此者蓋州縣里分多寡不同大率一里十甲但額定一甲或應出一人或應出二人其間豈無身閑家貧而甘心應募者行令本甲公議公舉勿迫以刑於應募之人

起身幫貼路費去後供給妻子如本役脫逃仍令本甲追捕如此庶居者不擾行者心安而公家亦得其緩急之力矣

一察奸細古者闢梁譏異言禁異服所以戢不軌耳在京畿以關隘爲中外之防在本省以黃河爲南北之限誠重之也近日邊關逃民回鄉敗卒紛紛塞滿道路中間豈無奸細乎放虎遺患異日奈何唯是一線黃河頗爲限隔合無申飭所在渡口細加盤詰如係殘兵驗明執照方渡其一切關外人不許擅放過河亦不許借此刁難行商客旅庶內地得清而無擾亂之虞此急着也緩則無及矣

一固根本省會者中州也根本安然後屬縣安近見省報
守禦之策有言城池者有言品坑者有言糧食者獨一
要緊遺之則柴薪是已蓋省民素稱虛耗家無十日之
糧更無三日之柴倘有事閉門半月則內變作矣今日
積糧重積柴尤重如柴積一處又有回祿之虞亦非計
也莫如積煤合無動支布政司無碍錢糧速往西山買
煤從黃河運載仍諭令各王府鄉宦富室一體施行堆
積如山待臨時減價賤售則小民易於治生自有固志
矣至於積糧不必取之各府州縣但每斗增價三五釐
明示通衢官自轉運不勞賣者則四方聞之將捆載而
來也不然鞭銀特收本色亦權宜之可行者

以上六款卑之無甚高論中相時度勢參之人情僭陳
其慨如此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若夫繕器具申保
甲禁左道息流言老公祖自有萬全之策無俟下走贅
言矣

却聘書

新標策

屢承來命堅意聘請將欲使予效執事所爲竊以爲誤矣
執事此舉必以爲才能堪爲世用而不知實有大謬不然
者余雖叨選明經實多固陋若果才能出衆早已蜚英振
藻高翔雲衢則必膺將相之任建廓清之業何至使逆賊
跳梁中原陸沉黎庶如今日也哉惟其不然則庸碌無奇
投置閒散固其所也平居誦讀頗知禮義天地間爲臣盡
忠爲子盡孝此節義所關炳若日星豈得借口時變輒喪
其守且人各有志之死靡他雖刀鋸鼎鑊莫之能奪豈可
失身一時遺臭百世耶凡人有害念而助之與夫有正念
而奪之者此犯天地鬼神之忌不祥莫大則成其美不成

其惡於執事有厚望焉吾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不以不肖之事強人以所不願夫執事之蹈身此地也果出於心之所願乎抑出於心之不得已乎離鄉井背墳墓煢煢隻身形影相弔此一時也念及於父母妻子故國他鄉莫不花濺感時之淚烏驚恨別之心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况夫當今之世聖明御宇車書一統但暫據彈丸之土遂妄臆天意有屬猶夫楚猴美兵蜀蛙恃險耳指日天戈雲集弔民伐罪勢若扯朽摧枯此無異燕巢烈焰之上魚游鼎沸之中終必糜爛不可救藥知者明於順逆安危之辨治則以道殉身亂則以身殉道與其悖道失身而死何如烈烈嚴正而斃焉之爲愈士固可近而不可刼可殺而不可辱

仲連之蹈東海夷齊之餓西山順受其正死非所計矣若
余以迫脇制死而怨氣難消必昇其魂於昊天寄其靈於
雷霆特震擊人世大逆不道之輩以洩其憤恨不平之氣
則是氣所磅礴夫亦何所不至乎而執事奈何教以雲龍
之會不可失功名之期也意者其夢中語耶李義山詩有
云勸君莫用誇頭角夢裏輪贏總未真有味乎其言之也
試揣今之功名夢耶真耶夫棄明投暗舍順取逆譬如沉
水入火自取滅亡自非狂愚誰甘出此余出言無擇觸犯
忌諱知我罪我其聽之若執事不以余言爲謬允其所請
是使一身之名節克全祖宗之家聲不玷無爲仲連夷齊
之罪人所幸多矣自非然者則計無復之必刎頸見志剖

心自明求無愧於天下後世臣子之盡忠盡孝者夫復何言

與河南郎潘憲書

王曰溫

老舍祖盛德大業與時重茂開府指日慰藉何似昨承便
附寄八行懇達記室接獲捷報知暢楚夫米雨大事前
後願未待籌畫再回爲

圖爲民務期兩便非於垣中會議已力陳矣我輩以疲敝殘喘
有屢脂膏分力能曾日下苦爲支持秋後將何自贖至於
柳榆河夫其累尤甚蓋散邑與黃河相去百餘里採辦料
物動盈千萬牛車之運幾至兼旬甚至小民有破終歲之
勤物不足以補一時之傳陳古人云百里不販樵千里不
販糧亦以重也雖郵郵救災義所當爲况同在堯天舜日
之中何分疆域耶然救水急於救火取物遙遠反致稽遲

其笑有不能盡述者邇來幸逢公祖體卹子民概從豁免
然向後之區處何堪此中土以殺我士民是所望於賢
司牧者豈止修萬生靈世世子孫已也月昧濱陳伏惟丙

鑒

見大常
遺稿

尉氏縣志卷十六

藝文志二 記

尉氏縣廳壁記

李師聖

河南江北等處儒學提舉

河南諸郡惟汴梁爲大府所統五州爲縣凡十有六而尉氏居其一焉縣當朔南驛站之衝且距府城僅百里視他邑爲加劇故授受是官者兩難之大德四年十二月大都人劉君以材選被擢爲本縣尹蒞事未幾百廢具舉本道憲部亦以幹敏稱之縣舊有廳事歲久頽敝前政苟安之遠近爲之缺然君於是改卜爽塏之地起公廨如是而從治焉乃以舊廳一區爲館舍堂廡庖廐亦無一之不具且財不於官役不於民多方營畫果如期而告辦縣尹首發

私藏而給所須也僚屬耆舊之衆各飲助有差落成之日
英彥畢集吏民喜甚咸謂是舉也縣庭一新蔚爲偉觀誠
不可以無紀乃屬筆於余辭不獲已免爲之書君名諒一
號朶魯不及餘官不能悉錄隨附於後

元大德六年十二月初八日立石

尉氏縣重修儒學記

張

鯤

鈞陽人山西右布政使

知縣曾君治尉氏之三年重修學宮成進諸生張拱北馬載圖田卿孫宗瑞陳文濟黃助輩流覽而嘆曰壯哉麗乎前廟後學崇卑就列嚮背因形椽題約制輪奐飭觀聖靈旣妥賢才斯萃繫斯文萬年之表也惟諸生思創樂成猷厥終始願繼今俊傑鳳翔孝廉鵠舉翊翼明時予日望之諸生其毋孤予望哉先時嘉靖戊戌淫雨壞學基壬寅曾君行縣躬詣視之則堂墻幾墜夫沮洳殿廡將盪於沙石矣遂集縣丞皇甫珣謀曰失今不修費日滋甚於是使義官張繼祖陸詔董其工又發贖金若干兩付之程諸匠作鑿石伐材拓荒闢穢經始於癸卯秋九月又五越月而訖

其役凡爲宮室殿六楹廡東西各十六楹戟門四楹櫺
星門四楹鄉賢名宦祠各四楹堂六楹儀門各二楹敬一
亭四楹啟聖祠四楹東西號舍各十六楹又坊門前之衢
厦堂前之隙其餘牲所神厨廩庫饌舍咸備乃諸生白汪
教諭心郭訓導桐董訓導濟民議壯其事來請余文紀諸
石按志尉氏古豫州地自戰國爲尉繚子食邑至秦郡縣
天下因以尉氏名縣歷漢而唐宋元莫之有改也學址代
遷不常洪武四年乃定之儋旭門內云夫尉氏萃河嶽之
靈據中州之勝當文王行汝墳之化其風氣已開文命漸
被矣矧由數代以及我明立學崇教之盛則習俗移易其
可已乎然百餘年來人物聲名固多融顯中間尙染侯荆

之風乏申甫之響者豈以適處省會之衝而士不得隆其業乎或亦有所待乎曾君之蒞尉氏則拊循其民勵人士以其政教焉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余於曾君庶其見之嗟乎昔文翁興教相如爲師偏安之蜀且不變焉況茲中土學構維新地仍其舊天相人協理臻勢會肆安厥居是惟永臨俎豆之事被律陳梁絃誦之聲緒夫河洛文翁豈專美邪後世必有考尉氏之學究其人物所從來者矣則曾君功德何可以弗著哉何可以弗著哉曾君麻城人諱嘉誥字時錫別號果菴代有聞人云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望日

立石

尉氏縣興造記

節文

周

廬陵人周府左長史

長民政通人和然後有作作之善者也然而民不知勞不聞費坐見成功則善之善者也祈州劉君諱紹字繼先者以成化乙酉科鄉貢進士來知尉氏縣廉以律已勤以撫民明以燭微公以取信凡有害於政有利於民輒罷行不留宿未期月政化大洽民用休阜乃進父老而謂之曰朝廷旣全付予以縣予敢怠政以爲吏民羞政有通有塞予無不當理若興廢舉墜予與若等同之衆皆曰天惠仁侯以保我民命敢有不承於是協力同心財取於素積之贏力取於庶務之暇埏甃伐石鳩工庀事迺築新城方七里二百八十步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爲雉堞四隅構樓

以備夜警闢六門而覆以樓時啟閉以通往來浚濠池以
杜外侮復大其治所爲重門步廊門之上爲樓以警更廊
之兩旁爲羣吏之舍中爲治事之廳戒石之亭敞於前退
省之堂官僚之廨居於後幕賓有廳齋宿有所棲囚有獄
土地有祠非所謂善之善者乎况其他善尙多可於此而
類推之姑記其大者俾刻諸石而復繫之詩曰

於維尉氏百廢一新成之不日由理得人其人伊誰賢
侯劉氏選自科目掌茲縣事其政維何富教兼全連野
桑麻比屋誦絃治有餘力繕集於茲功訖於成而民弗
知賢哉劉侯古之遺愛撰辭勒石用昭後代

成化之九年十一月

尉氏縣侯相繼興學記

李章

汝寧府通判

宏治壬戌關西劉侯以德以鄉進士來知縣事牧愛之餘不違他務拳拳學政視殿廡堂齋之廢敗者漸次修舉諸生月有課季有試歲考其成而勸懲焉一日坐明倫堂進諸生訊之曰考爾諸生才器德業不在他人後願乃弗錄於鄉薦何也有進而對者曰聞諸父老言學宮前故有通衢直抵城下是時科不乏人自湮而爲民居也因以不競願諸生固不敢以自諉或者亦不能不疑於是也願侯教之侯曰風水之說姑置無論願通者塞之而使不達又閭閻編氓傲然與王宮抗於理於制誠有所不可者矧聖道之崇高者乎於是詔民諱以故民亦忻然請避就遂撤而

通之以復於舊凡廣計者五次有奇豁如坦如一望無礙
見者稱快焉時宏治癸亥也歲乙丑侯去知直隸吳橋縣
又二年丁卯得王選庚午黃廷璽癸酉王迥丙子胡九功
己卯傅宗魯俱領河南鄉薦而迥復登唐臯榜進士第
於是尉氏之文名隱然動縉紳間乙卯夏邑之耆故諸士
人感侯之德相率礮石請文以記其事而河間趙侯良玉
亦以鄉進士適至乃曰學校之政前令之美我後人事也
當亟成之而以鄉進士胡君九功所錄事狀來且曰汝其
爲我記之無辭章時方難之未果也今年辛巳夏復遣張
蘇二生致前意而學諭丁君暘復授書曰聖殿幾不蔽風
雨趙侯方鳩工新之學後基苦隘侯出金易民產方十餘

畝立券入於學是則劉侯復地於前趙侯拓地於後其功
叙責相成後先實相望也請並書之以慰邑人之私嗚呼
有是哉學校人才有司之首務也而斯文又吾人之所從
出者人孰無建置之心哉然而功每墮於因循事多牽於
俗務而又心小者以嫌疑拘志肆者以名色冒無怪乎學
政之凌遲者多也斯舉也二侯異時同志異事同歸卒俾
學之規模博大完美光前啟後以及於悠久則人才之興
益昌而大之又不止於如今而已也方今聖天子以賢明
受知大行皇帝自興藩人繼大統法祖敬天崇儒重道以
文教治天下爲上下神人所屬望者久矣其神化所被將
必有豪傑之才應期而出以輔成昭代文明之盛治與天

下士相後先者則二侯功名與魯侯文翁並稱於當時並
光於史冊以爲天下望豈直一德之慶而已邪章不佞請

拭目以俟

正德十六年四月

尉氏縣東門新建石碣記

簡文

丁 賜

邑東門陸則通許鄆陵水則南自臺北達於汴且河北遷後地肥饒民多居之輪蹄他倍舊有梁焉木構之修廢不常爲涉者歿正德戊寅河間趙公來尹是邑恒以民力不堪爲憂南營保鄉老韓誠者謂人曰上恐傷吾力吾何惜吾力上恐傷吾財吾何惜吾財遂負石鳩工以爲之邑民張靜監視之趙公時其工時其粟慰勞之興於庚辰卯月十日成於未月旣望厥瓦高七尺有五橫三倍於高歎尺有咫縮又三倍於橫川周度也下礫石礮二十有四上列木欄半之韓誠年近八旬厥產不爲不久厥歷不爲不深被邑治事邑侯不爲不多不應於他而應於趙以其所感

誠與不誠故然耳傳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趙公凡
有興作庶民子來不獨一韓誠耳要之亦有本云

尉氏縣新建通陂橋記

節文

從仲魁

尉氏南有河曰康溝水自西南三十六陂而來經流城下枕保安門因以爲壑衆流統會於此雨集輒成汎溢東趨三里許興國寺前其勢爲尤大况路當南北衝接汝連鄆通汴抵京病涉者衆在昔以木架橋數載一易蓋修之未幾而壞者繼至殆有不勝其勞且費矣鄉民羅永福劉紳梁文紳約同志者謀曰是橋非石不可也河深且濶須用三空高一丈許縱五丈許橫二丈許用石七百餘塊費百金乃誓衆舉事四方附助者景從之劉璟賈名孫章楊珮綜理爲密市石於襄城之首山挽舟逆東河五百餘里凡三往返而石始集礮磨垂成日久財匱力竭加以水旱

因之以饑饉而工弗克完大尹蒲圻游公鳳儀乃進而慰
之曰是舉也汝輩利民之洵而爲之卽孟子之成徒杠輿
梁之意而助我有司平政之一事也吾獨怪夫世之好施
予者用財甚有不當或從而修淫祠建浮屠供佛飯僧是
皆以有用之財置諸無用之地於事何益豈若是舉之爲
當邪力所不及吾當補助之慎勿棄前功也衆遂竭力完
事而橋以成矣名之曰通陂者取義於三十六陂云耳橋
始於嘉靖壬午成於嘉靖庚寅啟之者鄉民成之者游侯
趙生馥楊生咏感侯之德重鄉民之義請文勒之堅珉以
傳永久余諾二子之請於是乎記

重修五里河橋記

馬錫

尉氏之陂三十有六經康溝而東者二十有七五里河者
康溝之下流乃邑西請陂之會澮縣東八保之通衢也每
遇秋霖夏潦泛漲湍溢噴岍覆楫涉者病之正德丙子鄉
耆高龔吳鉞等相與輸貲易材鳩工度趾躡鳴入沙排椎
浮波其爲略約以濟不通第徒者雖便而輿行則艱且日
積木腐流漫隄摧未幾而杠則頽矣嘉靖壬午龔等復合
力鼎新之易木爲石擴杠爲倚然璞材薄長遇重輿則板
爲之折水空狹密經濁濤則趾爲之圯行者復患之龔等
乃相謂曰木杠易就而功力不普石倚雖壯而經歲不恒
非永世利物之計也於是各殫財力輦石負土以巨璞壯

其趾以堅土固其岼脉絡貫穿勢侔坤軸一拳所幹萬鈞
爲輕犬牙相函魚鱗密次踴若鰲戴臺如嶽壓其長六十
尺廣十尺五空分水而流散不壅鴈翅防突而湧波不泛
于是徒者輿者不必浮鼃役鵠而往來皆易危爲安矣蓋
始造於嘉靖壬寅而落成於癸卯正月也功旣訖龜等謂
錫曰盍爲我記諸石乎吾欲使見者知而效也錫曰諸公
可謂善於用財而巧於爲仁矣乎蓋利物之謂仁不必博
施濟衆爲也能以財利一物亦仁也世之以財爲己拔一
毛而利天下不爲者固不足道若夫瓊樓玉宇飾莊嚴於
寺觀之中設醮飯僧徼福田於道釋之輩者徒糜財於無
用之地而已諸公惟欲利物於險不惜捐貲於身三易梁

橋而不斲於意用財不其善乎然溺人者不獨五里之水
病涉者不獨八保之民也諸公既永利於此而猶曰欲使
見者知而效則夫涉斯橋觀斯記觀感興起各有所建創
於波濤溺人之處者皆茲橋餘惠之及而其利人者不止
於此矣是諸公能利人於力之所及而亦利於力之所不
及爲仁不其巧乎雖然刑繁賦重則禮義不生而民興於
仁必菽粟如水火所致也我尉邑之侯始以弄丸韓公政
平役均民安於居繼以果菴曾公省刑薄斂民樂其業是
以諸老得肆力於橋梁之修使在上者殘民以逞取之盡
錙銖則救死而恐不贍矣奚暇及此是諸老之以財仁物
者由二侯之以善政仁諸老也然則茲橋之成謂之二侯

所建者非歟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

重修中嶽行宮廟記

傅宗魯

尉氏城西里許有崇岡名朝陽者上建中嶽行宮廟卽栢
林擎雪處也歲時邑人率會祭享里人香火繩繩而來登
臨眺望城市村落一覽無遺多招飲嘯詠盡歡而歸誠一
邑勝地焉歲久廟宇摧殘墻垣傾圮時大旱邑侯曾果菴
公沿廟祈禱登此歎曰神者人之主也岡者地之傑也有
是岡棲是神有以也今若此不足以棲神矣神之不安人
將焉依悵望久之時會人腰紉輩誦之相語曰官者民之
表役者民之供吾侯慨嘆其有復新之意與吾輩與其祭
享於一日孰若構完於永年足以慰神靈而副官望也僉
曰諾遂每月二會輸錢若干鳩工計費周歲告成大廟三

楹前門三楹兩廊六楹周圍墻垣煥然一新植以檜栢縱
橫成列將以復古之栢林焉一日紘之子佩英語予曰吾
父會若干人重修中嶽行宮廟成爲吾記之予曰嵩山中
嶽也天台有壇壝歲時舉祭皇明聖製也建行宮于此不
知始於何人相傳久邑人敬仰之嗚呼地傑則神靈人誠
則神在神人相依真足以爲一方巨鎮云是爲記

嘉靖二十
四年

尉氏縣新建鐘鼓樓記

邑掌 袁 陞

夫郡邑設鐘鼓蓋掌之有司警晨昏禁行止爲王政一事云尉氏舊有鐘鼓卽邑之大門也起自洪武初禩其重修不知幾何次迄萬歷甲申邑侯湘陰涂公得諸堪輿家說更作邑門五楹而鐘鼓置之門右地歲計之蓋十有餘奇口歲乙未春邑侯阮公甫下車剔蠹釐弊乃聚邑之父老而誼鐘鼓置大門下之故父老對以實狀乃喟然歎曰鐘鼓之爲道也高縣則聲宏聲宏則聞遠晨昏警行止禁王政顧不藉與父老僉首肯而口俞之也隨捐俸鳩工營地於邑門之左董其役於四尹考其成於諸工不兩月而樓成焉宜爲記之余維鐘鼓之設匪獨爲規制計蓋古有思

聞善者縣鐘思聞過者縣鼓其宏度雅識大裨理道至今
猶令考古者遐而慕之不忘迺侯也政事文學雅重一時
至爲鐘鼓樓臺之役倘亦有古神聖之遺意乎以故聲教
四訖遐邇怵舞不朞年而化行俗美政善民安若響之應
聲鼓之符桴有不疾自速者未必不藉於是樓是役也經
始於乙未中秋落成於小春庀材量工皆侯所規畫爲高
約五尋有奇口宇巍麗亦一邑之大觀云侯阮姓上卿名

富順人由舉人

萬歷丙申年

重修大覺寺記

王錫爵

三亭

中國佛教之興自漢明帝蓋遣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
緘之蘭臺石室以佛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崇重之是
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遂使天下人信向而供奉之
或爲之院或爲之菴或爲之寺立像勸俗演教說法其削
髮而緇衣錫杖思以易天下者皆中國人爲之也噫亦異
矣哉我尉邑西百堽大任村寺曰大覺肇自有唐寶安撫
使任公香火院也公名瓌廬州合肥人經略斯地遏南寇
北侵之患薦吾邑劉仁執父子大用成功公於斯有舉賢
達能安民禦寇之功旣歿禮葬營塚贈管國公後立祠立
像歲時舉祭荅報功德榜曰義祭神祠云當時蓋謂焚脩

不可以或踈也洒掃不可以或缺也典守不可以無人也
遂立院其右延僧人一二使公祠事有恒焉自是僧彌衆
院事日興乃名曰大覺禪院傳及五季宋元世異代殊興
廢不一元至治三年僧人覺福漸次除治至我大明成化
初年有僧悟臻率徒異原爲重修之舉規矩功力視昔增
備復更爲大覺寺云迨正德庚午辛未年間流賊煽虐居
民流離寺之殿宇堂齋傾廢殆盡所存僅浮圖遺址而任
公祠事亦就衰微於是鄉耆宋文厚馬得山輩謀諸僧人
法金法繼等曰祠事廢是廢任公祀事也可乎哉重修若
何僧曰多費耆曰吾弗費僧曰役衆耆曰吾能衆乃舉會
累年積少成多灰石材木一一粗備萃衆集工經之營之

先任公祠後寺中諸作焉祠則殿宇森嚴色飾輝煌立主
繪像凡謁拜其下者無情容無怠心儼如神明在上也次
則大佛諸天有殿水陸銅像有閣祖師伽藍有堂禪室法
門樓臺僧舍而輪而奘翼如燦如凡謁任祠畢咸詣佛前
禮拜無情容無怠心亦如前任公謁也是知啟人善念者
任公也恒人善念者寺事也其途殊其歸同也此念之存
卽虛弱不昧之真天然自有之良與一善恒存百善咸興
由是而不欺其心不苟其慮大凡爲子而孝爲父而慈事
君而忠交友而義爲民而良處黨而睦皆是心也易曰成
性存存道義之門其在是與是則佛之爲法化頑化愚而
其爲教或幻或妄顧可多訾也哉是舉也經始於嘉靖癸

已春三月落成嘉靖丙申冬十月不奢不儉成始成終鄉
耆宋文厚馬得山之功也化衆督工矢心完事僧人法繼
法金有力焉我邑侯劉公勸課曾歷其寺謂宜記之故記

重修尉氏大東門記 節文

劉世臣

成化乙亥歲知縣劉公紹修飭城郭門增至六南曰保安
北曰迎恩東曰敦化西曰阜成小東曰朝陽小西曰興化
至嘉靖丁酉霖雨徹夜者百五十日衝水壞城而敦化傾
覆矣知縣劉公儀建白創拓之乃舉陰陽官鄭恒吉董其
事未幾公因述職以行宜川劉君廷瑚適來丞我尉氏遂
署縣事續飭是任鄭亦欲償初諾計甃灰木石之費百金
傭踰二百人期倍五十日以白劉君君遂令民入贖金抵
罪咸樂爲之供執信布義獎勤黜惰工傭稱事始於二月
乙卯成於五月戊午高五丈許濶四丈七尺有奇而制度
規模今昔大不侔焉完之日桂林劉子偕諸生往觀之因

喟然曰振哉是後之多士也城門六獨敦化榜學宮爲宮
之龍山也樓櫓崇聳棖闌深邃是青龍旺相而文衡得氣
矣自茲以往甲科其盛矣乎胡生略進曰事莫大於動衆
功莫大於佑文事功之大者非託之於石何以昭後先生
盍爲記之劉子曰記之哉

嘉靖十七年六
月朔旦立石

尉氏縣修創儒學記

山東按察副使盧傳元扶溝人

尉氏爲開府附邑卽古嗣宗嘯鄉其民多淵朴其士多專
真縣有學代遠洪武初定於擯旭門內時久繕修弗繼漸
敝也說者謂池不宜內而支坊缺然則未善萬歷乙未蜀
富順阮候上卿來知縣事視學之日延司訓朱君維翰高
君天倫知學宮傾圮狀詣池坊事與前說符遂謂地靈關
人傑學敝而人才濶落胡以稱朝廷作人宏化意旨于是
捐俸金若干兩僭陳縣丞登以章典史子高董其役更泮
池於櫺星門外建雲路坊於泮池南野且環檻以衛孔墻
通渠以延道脉若齋廡號舍悉撤舊爲新殿堂門屏黝堊
丹漆粲絢翼整一時俱煥然改觀夫阮侯以家學世科淵

源有自故激揚之餘每加意學校督其文會周其貧乏愛
育非一端而諸生佩服心印素矣適盛舉工竣於萬歷丁
酉之夏故相率以書幣請記於余余惟四代之學考諸經
不具論我高皇干戈稍戢費塾布聚誠以先師垂典文
而道教所關重且鉅也自詭譎之學各貫其師業儒者或
訐訛私里穿求崖穴卽不然華藻擊輓弄筆墨以射利達
豈直負皇家立學之意抑且大失有司修學之望已爲吾
士者誠知書理無二義歸有宗地以道德基以忠信廉耻
以爲垣墻六經以爲戶牖身庠序而踐古人之跡安瀾則
譚禮樂以陶吾民不虞則抗顏仗大節于世俾國家有所
倚賴庶士之能自修其學亦阮侯爲諸士修學意也矧侯

文譔錚錚詞鋒皎皎登壇大壘獨立標幟尉士又日被春
風而挹振響者知文教之興易易已若夫慈惠豈弟平易
近民水蘖持操雞豚弗擾固侯經術之效耶異日柄樞此
其基之茲又多士目前碩範乎其他修城池立義倉通河
渠存撫菑沴哺育凋瘵布給牛粟於貧人尉士民不啻口
碑之矣奚屑余言哉余柄憲東省鼯鼠自慙愧不當作者
第一第因侯新學之舉嘉多士訢然維新之志將進之以
聖賢之學也于是乎記

萬歷二十五年

--	--	--

賀公重修學宮記

斬於中

夫人智愚賢不肖居平皆可以自覆也惟至艱危險難之時而見定守確不隨風靡則伯中不獲一二焉蓋蠶叢入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猶豫奪常况以中材涉末流其蓄縮可勝姍哉史稱曰公作難市南宜遼弄丸袁譚內攻孔融馮几諷誦占咤爲異今觀賀侯重修學宮其奇更有進云尉古平陸邑設有學宮久矣相沿儒學門居樞星之西偏泮池居樞星之前通衢之北形家以爲不宜自萬歷己酉至甲子十六年未雋一人于鄉書先後守土者幾欲改作而非果也侯於丙寅蒞尉興學講禮擇開敏有材者十餘人飭厲時課之諸士感奮粒誦不輟明

年乃移儒學門于東偏其制仍舊貫第易才之朽者以良
甓之薄者以厚而已頽池遷軌之南池南三十五步復濬
一新池修廣視舊倍之新舊池之中建一坊坊東西樹以
松栢森然成林矣是役也用不煩官府民不廢耕農始于
天啟七年春三月竣于秋七月侯釋奠

先師告成事會賓與屆期邑士果有以壁經魁賢書者於是博
士弟子員相與手額心異之曰侯以文章飾吏治兼精青
烏氏之術一改作學宮門水而興起人文如以匙勘鑰以
璽印塗古有所謂聖令者殆侯與余聞之不以多侯獨嘉
侯之所存者大所勸者遠其裨益世教微止區區一鄉一
國已也蓋熹宗皇帝恭默思道巨憝因竊太阿擇肉九服

九服爭尸祝乞命築怨築愁而天啟七年愈甚至成均奪射圃江右撤賢祠三綱掃地矣且虐焰薰灼群小陰爲耳目以伺功罪斯何時乎侯若爲不聞也者獨從容費序與二三子習禮設文修衆人所不急之務此其氣槩與弄丸馮几奚異倘非見定守確安能介石砥柱不隨風披靡哉猶之土木之役也一舉而羽翼聖賢之道脉申明師帥之官常陰折奸雄之戾氣則侯之扶朝綱維世教不必以言有貴於言者也茲時秉董狐之筆當大書邑乘曰天啟七年秋七月賀侯重修學宮成使後賢有所考知艱危險難之前舉世繞指亦有堅貞不變如侯可媿天下之爲人臣懷二心者是非以修學宮奇以修學宮于天啟七年秋七

月則奇也余目覩其事故忻然記之侯名鼎字公調登天
啟乙丑進士丹陽人相傳晉彥先後裔世爲江左儒宗云

宋岳武穆王屯壘尉氏忠勛記

恒麓居士

紹興十年四月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之河南州縣皆復爲金金烏祿侵南京留守路允迪以城降之李成侵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岳王遣將分布經畧自率軍長驅以闚中原其將牛皋敗金人於京西而王親與金人戰于蔡州敗之復其城又使張憲敗金韓常于穎昌復穎昌及淮陽府又使郝晷敗金人于鄭州復其城又使張應會李興復永興軍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郟城王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五千來王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直斫馬足大破之兀朮大慟因復益兵而前王

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合師十二萬次于臨穎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與死之獲其屍焚焉得箭鏃二升王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王謂子雲曰賊累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鬼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役兀朮壻夏金吾兀朮引兵還汴王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沁水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絕金人大恐又大敗金兀朮于朱仙鎮兀朮走還汴王遣使修治諸陵居士馬恒麓曰尉氏去朱仙鎮四十五里武穆自夏入秋分布諸將

經畧大河南北而兵寨兵窖則在尉氏也南有南營北有北營東有小寨西有大營諸壘相去各數十里遺址昭然此實其制勝之地迄今岳寨保南營保北營保名入圖籍與武穆之精忠大節亘今古同爲不朽矣邑中應建特祠尙屬缺典王諱鵬舉相州湯陰縣人

崇禎八年流寇渡河朱仙岳廟鐘自鳴又一家幼女失一琥珀珠母笞之夜夢王曰珠爲鷄吞剖之自見寇將至當速避次日果然獨此家獲免由此見王之精英常在天地間矣

馬薺則識

蘇公重建邑堂記

新於中

尉氏卽邇汴而鹵磔兩竊地以劫吾萌歲時所奪十再半之蓋稔於不幾而繕於不給矣且陋因而簡就情也簿書無愆期錢穀稍及額而令職已龕舉故雖有賢者曰時詘我不敢動爲大而舉羸則百廢無興時有其與之撥本無觀是塗豎人目以厲易廢也蓋蘇公蒞尉三載而後撤邑朝而新之云易言乎後也日圖有經建有序經弗植圖外序弗秩建凌經經序序所謂順也順乃和和乃裕裕乃成孔子曰三年有成實其然乎請語公之經而序稂莠敗稼故首鋤慙幹畝永年故次奠麗繭絲疇肌故次薄歛鷹鷲啄脉故次緩刑矜紳導俗故次迪士而率以慈愛宅心精

敏將事四封內搏心哉志頓還之阜康仁讓而乃始飭人
官以昭邑采於是修黻校修庫廩修囿園修祠墮修社學
修廨舍行臺而以堂皇殿焉役書旣布鳩僦子來崇闕森
爽豈復歷焉是懼要以上庠下圮補苴數十年不足輒淡
月告成卽訟庭常虛無人而邪出辰入申出酉入三老六
曹濟踰於奉教承令觀瞻聳而顛若益尊矣居民時利室
廬以煩司空高闕厚垣行旅無憂客使視邑朝竟何等也
勞民傷財之戒直爲後世有勞民傷財之人耳唐堯茅茨
土階樸矣何以攸除攸去攸芋攸躋也公玉帶言黃帝明
堂通水無壁似矣何以八闔象卦九室象州十二宮應日
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乘九宮也且如蔽芾之下保奭一

聽斷而民輒謳之使思揆日縮版不又靈臺之歌乎而非
然者棠與棘等其何勿拜故堂皇以公永公不以堂皇承
也堂上不遠於百里堂下不遠於千里斯公之經經序序
所謂三年有成者也是役也公宜自爲記以詔來者猶遜
謝勤父老子弟而敢侈其事居其名邑縉紳先生爲醴金
釐石走書蓋牟俛余一言爲記是可以卜僕志矣公名述
濮人

尉氏縣重修儒學記

節

交河及侯之蒞尉氏也值白蓮煽亂於東侯首戢邪民嚴保甲甦郵騎復議繕城隍大綱旣井井矣拮据之暇曰邑有先務亟舉之人必迂我然事力故不克蓋太息於班宮云百餘年來非不塗蕪茨也丹堊之浮歷焉是懼仞者趾恤者蕪士憚神愀抑洊惕所底曾不實枚於先庚使米廩與他臺邸並飭則漂搖亦罔今矣再逾年政孚人和侯捐祿金五十緡謨新斲久無或目巧以告斲爾時許子久兩先生兩先生捐如侯鏗於是屬諸生張洪祚孫宗臯物土賦材而陰陽正術劉楚督備匠以芻肇辰訖亥凡八月竣事外而坊垣半水內而殿廡門臺祠亭齋閣崇湫拓隘築

疏架堅偉無軼幅麗無淫觀侯徃落之無小大邁矣爰紀
歲月猥命漢聞其能辭以不斐然嘗怪學記之剿有所頌
誠膚語耳竊謂聖門四科各舉尤茂非人據一壘不可相
通蓋德行自有宣闡言語文學政事亦有根宗不必覆按
顏閔諸賢而後知也歷代取士規制不一然自周而還得
矣叅半宋雖理學大明至經義取士不得不推王安石識
愛前哲何也學不原本語孟六經其所含所洩所豎縱冥
合而無準或外易而多岐耳卽云安石新法禍宋不過一
姓受之而荆立經義使屈首就功名實嘔心端學術遂能
預授我太祖于數百年之先而寧廢百王不廢一執拗之
夫昭垂萬世安石功寧在理學下今夫理學壇坫非不尊

也性天壺奧非不邃也使舉以語途人必茫然不知其解使舉以語農工商賈又必不能舍彼所學而從子故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爵祿爲招詩書爲餌父兄內督師保外臨三家之市有塾相數十金之子以士爲榮是豈能人盡竟學致身一無改徙而章句稍通義理稍諳雖攘攘競驚于途碌碌執末技於野猶或有不待文而興者至掄秀入庠序儻賓射排偶中出熙亮尺幅間寓鼎鐘然後知經義之用大而聖祖意深廣矣若帖括盛而精義荒記誦售而過合詭富貴外他無聞知闕忒時猥無建監將併失宋之進士明經安得不思古之鄉舉里選是非聖祖有遺慮也跳而之詞賦求割騷人片席已耳跳而之理學名枵然

色儼然擔當儻然論議斷然聖賢自許或慙衺影名世相
期多索癡疵自信跡於駮俗有隣跡於養交噫嘻有教無
類不與母友勿如並垂耶語孟六經童而習之設身處地
嚙口代言此時宜無不究之性天將來亦無不裕之經濟
用行舍藏溫故知新隨分自効而外可以行所無事矣蘇
軾有云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
言之則論策詩賦均爲無用固也使論策詩賦而本諸語
孟六經施於有政有用乎無用乎唐文宗曰敦厚浮薄色
色有之進士科不可遽廢使詩賦起家者人人敦厚以勸
相我國家無論文宗卽鄭覃容能廢乎夫孔子萬世師而
太祖當代君也二論旣明以平實指標鵠功令又止以經

義範馳驅而欲別求証悟爲駢拇乎蓋人爵似魚兔經義
非筌蹄太祖之菁莪見其合後人之顰睨自爲分也李夢
陽謂流行天地間卽道日用不悖卽理隨發而驗之卽學
據陳言者腐立門戶者僞有所主者偏旨哉斯言不然蘧
廬經義終南膠庠四科背馳十喆角立及侯何措措然草
而鼎之太祖式靈多士憬悟蕞爾尉氏寧無周楨如日吾
姑樂群懷槩地芥青紫祇以稱塞芹茆之役侯其敢畫墁
也意將鳴鼓侯名朴字用質萬歷庚子鄉進士天啟乙丑
嘉平旣望太學生邑人阮漢聞譔

尉侯張公興除實蹟記

原任建昌府知府 白寶珩 邑人

尉邑地瘠民貧北邇汗輪蹄交集惟正供億尙疲奔命加以禱項陋規歷來相仍彫劫莫支望救於賢父母之興除者非一日矣無何宰是邑者希充囊不肯草懼累上不敢草以胥滑爲耳目勢倒柄於鼠雀雖知當草而亦不能草民生日蹙長此安窮徃不可救來將何式非明燭剛斷慈惠廉潔烏能除其弊興其利爲繼治者之儀型哉公於康熙乙酉歲來蒞是邑周咨利弊加意興除如臨米五百餘石也每石價銀額設八錢無論歲之豐歉皆足買納而里下舊弊幫貼竟至每石七錢有奇我公毅然草之漕米一千七百餘石也每石價銀亦額設八錢無論歲之豐歉亦

皆足買納而里下舊弊幫貼竟至每石五錢有奇我公毅然革之至於解司銀一萬五千四百餘兩每百兩舊弊幫貼六兩有奇貼者未必解也我公毅然革之若粳粟米麥四百五十三石八斗各色額設不等亦皆足買納舊弊每石幫貼漸至六錢有餘濶布八疋三尺額設每年三兩零八分舊弊貼銀或至四十餘兩黃丹二十六斤原價一兩四錢五分舊弊貼銀或至六十餘兩牛角三副三分每副額設銀四兩舊弊貼銀已至四十餘兩然貼者未必解也我公毅然悉革之他如損馬夫役俱照額設工食銀盡數發給而從前望下之簽報私幫悉除也徵收錢糧分秋夏各爲十限隨限聽納而民無稱貸加耗之苦三年考試場

內供應以及上臺往來心紅紙張等往弊俱出里下我公獨捐俸以備里下不聞焉尤念學校爲人材所出勤月課以厲其業免徭役以優其體而士皆修行力學矣壬子錄科者諸生盡屬栽培而新進童子亦俱出平日訓課之中且民間有自然之利又無不代爲之疏通境內舊河一無湮塞汎濫申減河工夫役兼有均派輪應善法至縣內之門差設法豁免鄉間之保甲嚴爲巡察且詞訟多方勸諭以息其爭胥役不遣以絕其弊百姓固無不寧幹安止者緩徵輸以勸開墾親捕蝗以弭災荒其爲百姓慮又如此其周以切也許公所除之弊歷來未除之弊所興之利歷來未興之利百姓旣蒙明燭剛斷廉潔慈惠之福又欲爲

身止錄示
卷一 本記
三
繼治者法使萬世永賴也因托余紀公宰尉與除實蹟銘
石以垂永遠後之宰是邑者必將取範於我公公諱士駟
字均公號六菴辛丑進士江西南昌人

重修嘯臺記

施義爵

尉城之東有嘯臺高十五丈廣二丈爲屋三楹晉阮嗣宗舒嘯處也然不知創于何代按之邑志亦僅曰嘯臺跨縣之東城而記載無聞焉唐宋以還代有題咏臺之建也由來久矣數千年間俯仰陳迹其所存者嘉靖四十年邑令金華章公所營構亦日久漸圯歲辛未予蒞是邑登斯臺愀然者久之已懷修葺之志然甫履斯土百舉未彰雖彈丸一城週遭殘缺幾無完壁何嘯臺之亟亟也壬申春請帑藩庫鳩工匠購磚瓦大爲修葺半年而功竣向之殘缺廢裂者埤現一新然譙樓未備終多缺畧又捐公項八百金有奇樹敵樓營馬道甲戌三月落成焉始以所餘磚石

材木爲之培其基飭其宇顏其額曰嘯臺不數日而頓然
改觀此李崆峒所謂萬古春城碧草環蒼臺只在白雲間
者良不虛也夫人之遇合無定事之成敗有時計有臺以
至於今不知變遷幾代興而廢廢而興者亦不知更歷幾
手乃以百餘年未修之城百餘年未葺之臺順時因類一
旦而更新之豈非步兵之靈歟考邑之古迹猶有尉繚子
臺在城之東北隅一名看花一名梳粧皆蔓艸荒烟僅存
遺址是不過游冶留連蔽嬌逸樂之所其有無無足輕重
而嗣宗七賢之首一代名流雖清狂傲慢不拘禮法然大
閑未踰觀其堅辭蔣濟之辟醉止鍾會之請真有鴻飛冥
冥弋人奚慕之概視世之外托搗謙中懷棘茨怡然自喪

其身名者不且霄壤之別哉彼舄之赤也人慕其休巾之
墊也人倣其製迴車記返轍之鄉墜驢識笑言之地學士
之子前賢每傳一事以寄其景慕則存斯臺也亦以見人
往風微之意而登斯臺者庶幾興矯俗振世之思若僅爲
修飾古迹文采是尙以避風塵俗吏之名也則吾豈敢

邑侯施公祠堂記

唐縣司訓 楊慎行 邑人

國家之重守令也何爲乎無非欲好惡與同莫斯民於祗席而已得其人則一邑蒙其祉不得其人則一邑罹其憂親民之官任莫重焉然而難言之矣才鉅者高視濶步視民間雀鼠略不經意而委轡任之識拘者又泥於簿書齟齬拮据慮弗克勝任而剔奸鋤蠹毫無聞焉甚且有以擊斷爲能事以苛察爲聰明以尅茸爲寧貼者此吏治之所以難純而良吏之所以鮮遘也邑侯施公少登高科任學博秩滿綰符尉邑邑固衝衢土瘠民貧車馬芻茭之供億冠裳弁舄之往來所在絡繹而民情屈抑待剖折者甚夥且數年之中四方多故告糴者有南國用武者在西陲羽

檄交飛分乘旁午而公之應之也獨以暇汎舟之役三活
哀鴻于泗水勞師之事再馳雲驕于榆關輓漕洪泉而誅
求之弊絕析薪河上而科歛之規除其經理城徭也更替
均而役無偏苦其疏排津濟也舂鍾興而波盡安瀾若不
必築之隄防嚴檄頻加類董宣之強項應翦除之奸宄威
刑不赦如張詠之持平他如貫索不盈案牘鮮積鈞金束
矢之偶覺則寬之青麥新絲之未賣則緩之故白叟黃童
如飲甘醴伍伯輿隸苦隕青霜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
敷政優優百祿是道此之謂歟是以公至甫期年卽頌聲
大作民爲之製錦衣參禱座再踰年而立碑碣又踰年而
建生祠嗟乎豈民俱真有餘財稱好事而汲汲焉爲希寵

官司計哉亦被澤者深歡欣愛載動於情之不自已也夫
漢代神雀五鳳間號多循吏亦非有殊尤奇績不過勸課
撫綏之得宜吏習民安已爾彼牟叔崇峴首之碑朱邑永
桐鄉之祀飲水思源誠千古美談今尉民之眷戀于公而
建祠以祝者不亦今昔一轍耶公年方未邁以太孺人壽
逾八旬念切鄉里公仰體親意即日陳情以終養請上
允之旋將束裝作歸計闔邑士民如失慈母惶然莫措囑
予作文勒貞珉以垂不朽夫公之德感深入民心固無待
余之揄揚然藉爲悼史以俟輜軒之採寧非厚幸乎哉公
諱義爵蜀之銅梁人已西經魁祠成于甲戌孟冬上旬而
公之告養則柔兆困敦之菊秋也

查拿澧屬永定縣教匪記

張心法

容華人

乾隆甲寅張竹泉先生司牧澧州政治廉平民甚安之明年永綏苗變又明年爲嘉慶丙辰川楚教匪跳梁州境西北及所屬石慈永三縣山徑皆與荆施通刺史團勇設卡

水陸周防復指授各邑令一律籌備正在紛沓間永定縣十四都民人熊英才師事巴東教首楊謹隴傳經語於其族人熊尙信等都民被惑者共二百餘戶又令熊學德歛

費往巴楊謹隴約其於是年三月初十日辰時齊集永定起事由澧趨荆沿途焚劫互相接應匪黨熊希勝暗遣向奎元向登欄赴縣城買備綾匹製造旗幟雲鞋各件縣民

聞風逃竄知縣張

光考

把總王

升貴

盤獲之廉得其情稟

請發兵勦捕此二月二十九日事也時余在署主講兼理
軍興文報刺史謂余曰若驟據縣稟轉請興師致討是激
之亂也及其未發而速除之猶可弭變遠州中方舉行歲
試永定送考之孝廉樊生松監生丁長棟等在州刺史草
檄急令其歸諭居民毋涉驚恐隨將州境堵禦各事宜分
任盧欄馮舟二尉而與因公在州之安鄉蕭尹光錄星馳

抵永集民吏講守禦城池法其附郭士民先奉州檄聞刺
史至疑懼頓釋唯十四都地方距城且七十里其前後左
右各都民猶人人搖動都之西有柘柳界路通來鳳最為
扼要刺史令紳士帶鄉勇守之以防竄逸又出手札募有
胆力者入其都分諭各坪聚集團練并張示從教人等有

能自悔，帑擒罪首者免。尋有瞿萬占等數十人自行投首，卽令兵勇用爲眼目，指授方畧。熊尙信等十四犯遂以次就獲。其時入都地方之王開義等師事恩施匪徒王維旦，將與熊尙信合謀，亦就擒。刺史分別首從，上其罪狀於

姜大中丞

嚴

下廉訪

達

明阿

親鞫是獄。正法者九，擬配

者五。臧等省釋者各若干人。縣民遂安堵如初。余維澧州爲南楚西北鎖鑰，前接苗疆，後通枝宜，當兩路不靖之頃，永定匪徒約日舉事，倘稍緩須臾，將有滋蔓難圖之勢。若持之太急，又將負固抗拒，流毒無窮。刺史先以安定人心爲本次，卽用其黨羽弋其渠魁。時大吏間報，亟遣一吳觀察

蘭森

來未及至，而公已成功而返。無他謀，先定也。方永

定稟報時州城吏民間之人盡土色共止公行公不可取
道慈利官吏咸謂永定人心散矣其勿往駐此請兵或有
濟公曰是玉石俱焚也亦不聽往返旬餘卒能擒其首惡
原其枝附登一邑之人於社席史稱羊續仁以濟勇刺史
其與古人比烈矣或謂是役也惜不及上功膺懋賞公曰
捍城保民職也且藉衆力而成吾何功焉其謙讓又如此
者刺史治澧多善政此其所關者大余故樂次其事之本
末而記之刺史名範河南尉氏縣人

建修蓬池書院記

邑侯 劉厚滋 四川郫縣人

尉邑距省南九十里俗尚敦龐士知禮讓古稱爲人文之藪顧地當孔道士瘠差繁自兵燹後一應興舉之事每多缺畧此書院所由歷久未建也道光癸未大中丞歙縣程公奏請改建大梁書院

皇上特頒正學淵源四字以寵勵之邑人士密邇會垣喁喁向風亟思興築適徐君來攝邑篆加意人文首先倡捐紳耆咸樂輸恐後於是選地於治東北隅擇廉能董事構堂若干楹齋舍若干間規模粗就而徐君謝篆去越二年乙酉余承乏斯邑檢閱前簿借諸同城續勸鳩工落成之蔚然深秀曠如奧如傳所謂先王造士必擇燕閒而居之者斯

足以當之矣第念膏火無出予甚憂之次年復有修城之舉予乃料材簡工力圖節省工竣得餘錢二千五百千文交商生息得子金三百緡復籌附城內外隙地及城濠魚藕之利歲得租錢一百緡詳定章程作爲書院經費又諭於院墻外地二十餘畝及城濠兩岸種柳一萬餘株計十年之間落實取材可增經費幾倍自今以後諸生其無慮膏火不繼矣識者謂尉邑形勝固有錦被朝陽水有康溝溫泉阮臺拱於東尉宅峙於北磅礴鬱積佳氣菁蔥而書院實攬諸景之盛夫人傑地靈相得益彰以尉士循循雅飭又得此藏修之所敦品立學窮經致用炳炳麟麟上以

聖天子雅化作人之意亦以慰各憲培植士子之心行見中郎
步兵之不能專譽於前矣諸生勉乎哉余與徐君皆蜀人
也邊隅下士乃得後先接踵成此文字因緣不可謂非厚
幸然自始事至於終事極四載之營謀又得諸父老好義
急公而後有此處斯堂者吾知其必有觀感興起而不爲
欺俗盜名之爲也諸生勉乎哉徐君名勳四川宜賓人道
光壬午科進士厚滋郫縣人嘉慶辛酉科拔貢甲子科舉
人本邑首事捐職布經歷張俊儒職千總谷歲豐增生張
焯廩生李兼山例得書

--	--	--

移建普濟堂記

前邑令

劉厚滋

尉城東北隅舊有普濟堂一處頽破不堪住堂者寥寥其地又逼近書院形家以爲遮蔽風脉久擬移建戊子春大方伯陸心蘭先生諄諄以無告窮民爲念札飭各州縣妥爲休養予亟商之邑紳觀察劉恒毓之姪清俊慨然曰此事我家當力任之於是選基於城西隅購地五畝有奇庀材鳩工建房屋四十六間費錢千緡復捐錢千緡交當商生息作添補口糧之費舊設孤貧八十五名新增十五名共一百名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孤苦窮黎咸欣欣得所矣夫以觀察之好善樂施二千緡無足爲觀察難乎其姪清俊之勇於襄助畧無難色不避風雨寒暑一板築一木石

必親加料量視已事有加焉其殆仁心爲質見義必爲者乎明道先生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觀察之能樂輸又復知人善任其好能深體觀察之意以成其美所濟多矣予承乏斯邑將及四年凡有益地方公事清俊無不出力襄成迄今年逾六旬精力不減少壯益信有功人世者天必佑之也從此擴而推之劉氏之興其未有艾乎是宜司土者并彰厥美以爲好善者勸其時總司是役與清俊朝夕商度者有臨穎鄭屏山同監工人有劉清漣姚夢魁張文章例得書

古檜記

沈淮

署之西院有古檜一株不知植自何代高三丈寬十圍其根如石其幹如銅其霜皮勁質如龍鱗如虬角爾雅所謂栢葉松身者是也樹老葉禿惟東南向有兩枝再生蒼翠可掬其餘枝杪盤屈有天矯者有偃蹇者有若臂若爪拏雲而攫日者怪怪奇奇不可名狀而一種鬱勃磊落之概實有生氣存乎其間蓋其得天厚而閱世深也夫天下豈少合抱之木梁棟之材哉乃不幸而罹斧斤矣又不幸而爲樵蘇矣卽幸而生於空山窮谷人跡不至得永其年亦碌碌無所表見於世又豈若茲樹之生長署中爲闔邑所瞻仰也哉惟其擇地而生故其得天也厚惟其得天也厚

故其閱世已深試思自有茲樹以來寒暑之推移陰陽之
代謝人物之盛衰消長不知幾經變遷矣而凡蒞此土治
此民者更不知凡幾若爲廉若爲貪若爲慈若爲酷當無
不歷歷之可數也嗚呼可不畏歟樹之旁有廟一間供樹
神位民間水旱疾病禱之頗靈應余因舊誌缺而不書故
筆之以垂不朽云

前尉氏邑侯雨岑劉公實政記

王觀潮

新鄭人

每讀漢循吏傳考其所爲非有瑰奇非常之行也事民之事卽以心民之心不務虛聲不勤小效一設施不啻入人家室而謀之故卽一官一邑亦足以徵其素裕以流澤於無窮今觀雨岑劉侯之治尉氏益信今古之有同揆也公名厚滋字甫田雨岑其別號也蜀之郫縣人由嘉慶辛酉拔萃科登甲子賢書以試縣令來豫歷署羅山上蔡涉縣諸邑補尉氏量移河內公天資英異絕倫踐履篤實深沉明決潛心宋儒諸書得其指歸以經濟爲務所蒞皆有惠政循聲播於全豫在尉爲時久故能展其所學而德之入人爲最深甫下車卽痛革巡役私鎖私押積弊閭邑懽呼

稱頌尉土沙鹵公周視川原戴星履畝凡康溝及三十六
陂源流夷險熟悉於胸因凸凹築隄防以收水利耕鑿賴
之道光六年春旱且風穀價昂貧民無所措手公亟請於
上糶倉穀以平市價城垣頽缺幾無完雉公捐俸倡修士
民翕然樂輸工費不貲而民不擾輶車往來競羨有金湯
之固挖濠數丈每門外建橋以通往來免泥淖環城內外
雜植荻葦種柳萬餘株俾丁役司其長養收其餘利以備
歲修及書院經費修理

費官殿宇肅然餘貲儲典商處以備不時之需蓬池書院久
廢前徐邑侯創修未竟事幾隳公相度經營竭力勸捐始
克蕝事宏敞軒豁爲諸邑之冠暇時集諸生教以修身制

行先器識而後文藝終日講授未嘗有倦色其極貧者膏
火外特予資助故士爭自勵先後成名者不一每朔望必
擇城鄉市場親爲宣講

聖諭無間寒暑并刊布以散給村鎮邑民不知蓋蔽雨暘偶愆
輒形拮据每集耆黎詢以室家生理教以孝弟力田勸以
積穀防飢鄉民婦女燒香作會習俗已久公嚴禁之又刊
布告示剴切戒諭叅用保甲法定輪更守夜章程普濟堂
更諸爽塏之區構堅屋數十間加增口糧以安無告之民
尉爲汴南第一衝途輪蹄絡繹日不暇給舊有貼車之法
公以爲擾民力欲除之而時有誤公之患不獲已卽其成
法悉心節省嚴裁浮濫以免妨農致訟文昌閣在康溝之

陰爲一邑文星阮步兵嘯臺爲先哲遺跡皆傾圮僅存舊址悉力修葺使還舊觀邑乘自順治十五年迄今未經續纂公倡義興修事未集而有河內之命乃爲畫經費立程式以貽後任聽訟案無留牘每因公在鄉樹下牆陰隨時訊遣不使少有拖累每與農氓課晴問雨孜孜勸慰去之日遮道攀轅感激泣下留靴貯之城門以志依戀之意其他善政難更僕數卽其昭布在人耳目及遺惠不止一時者摘書於左如公者學問經濟一於篤實化民成俗厚澤深仁正不知漢之卓魯視公又何如也

齊惠氏殉節記

楊式堃

惠氏者農人惠恩女孺童齊文魁妻也年十七歸魁越二歲魁染沉痾子方六月惠言夫脫有不諱必以死殉乃抱子以遺叔姑曰姥素慈愛姑育之勿使戀戀我也我得專事病者庶可望其痊可幸舅姑俱中壽衣食尙無假人我弟今將娶聞甚聰慧孝養必可望且家務無多勞不過數年此子成亦可供指使焉叔姑性鈍誠聽以無心初不計其言之有意也於時事奉夫病辛勤劬勞無間晨昏逮夫病篤衣不解帶三閱月矣死之前二日復以所製服飾盡與叔姑氏夫亡卽欲自盡恐家人防閑親視含殮故戚感容示無死意事旣畢却衰麻弗御呱呱者亦弗之顧也舅

姑以爲疑令其母伴寢惠對鏡梳粧着嫁時衣以給其母
曰兒之所以爲是者意無他亦欲夜拜亡靈使九泉之下
無相念耳伺母熟睡從容自盡比母驚覺殘焰在窻而惠
已投繯樞側鄉達者聞之謂齊族之先有大起妻鄭氏者
以死殉夫載在河南通志彼固無所繫戀死之宜也今惠
舅姑在堂幼子無依似未免有乖於義者予曰嗚呼循是
說也將邑乘所載李雙烈之間變自經爲過激王李氏之
墜樓碎腦爲過矯乎惠自夫病以迄夫亡從容相殉固可
與鄭氏爭烈且以死殉夫義也托子於親慈也屬親於弟
孝也而又何乖於義之有予因筆畧其事俾覽是事者感
發而興起焉